

上海书评 第5辑

温馨的火种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温馨的火种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馨的火种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6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5)

ISBN 978-7-5458-0080-7

I. 温… II. 东…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1217 号

责任编辑 陈 琪

特约编辑 吴 慧

技术编辑 吴 放

温馨的火种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080-7/I · 33

定 价 20.00 元

温馨的火种

《上海书评》第5辑

CONTENTS

访谈 & 口述

- | | | |
|-----|---------------|-----|
| 003 | 李学勤谈清华竹筒 | 石剑峰 |
| 009 | 林行止谈《信报》十五年 | 安 迪 |
| 015 | 诺曼·莱布雷希特谈独立评论 | 盛 韵 |
| 021 | 王汎森谈史语所八十年 | 黄晓峰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29 | 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 | 朱学渊 |
| 035 | 虽不中亦不远 | 陈引驰 |
| 041 | 缜密考证与过度阐释 | 张长虹 |
| 046 | “错位”之错位 | 高山杉 |
| 052 | 《恩典与自由》其书及译文 | 高峰枫 |
| 057 | 从欧洲历史看贵族精神 | 许纪霖 |
| 063 | 因为荒谬,所以收藏 | 恺 蒂 |
| 069 | 为什么全台湾疯《海角七号》? | 舒国治 |
| 073 | 不相信“文化”这个词 | 朱正琳 |

CONTENTS

- | | | |
|-----|-------------------|-----|
| 078 | 可以得“诺贝尔哲学奖”的物理学成果 | 陈克艰 |
| 083 | 耽美小说中的王道 | 孟 晖 |
| 088 | 邪典：由读者决定的小说类型 | 比目鱼 |
| 094 | 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 | 黎西丰 |
| 100 | 国大党分裂是南非真正的希望吗？ | 恺 蒂 |
| 106 |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回归 | 梁小民 |
| 113 | 乾隆“叫魂”案：来自徽州文书的质疑 | 王振忠 |
| 118 | 《通鉴》胡注及其他 | 吕大年 |
| 130 | 从通俗走向文学的危桥 | 陈一白 |
| 135 | 育儿：人生一大乐事 | 罗新璋 |
| 141 | 福利经济学：正义·公平·效率 | 夏业良 |
| 147 | 自恋是这个时代的新教伦理 | 梁 捷 |
| 152 | “傲慢”的日本老师 | 高山杉 |
| 158 |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 | 虞云国 |
| 165 | 一九〇六年份的似水年华 | 张惠菁 |
| 170 | 阿尔罕伯拉的传奇 | 方晓燕 |
| 176 | 淫言秽词的语境 | 小 白 |

CONTENTS

笔记 & 随笔

- | | | |
|-----|------------------------------------|-----|
| 185 | 温馨的火种——我与“Morden Library”(下) | 王 强 |
| 189 | 怀古情犹昨,伤时……病至今 | 李公明 |
| 192 | 经济危机年代的说文解字 | 小 宝 |
| 194 | 知堂遗札二通 | 周作人 |
| 195 | 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 傅月庵 |
| 197 | 古代的 A 片 | 沈宏非 |
| 199 | 公元前罗马有个“梗房出租” | 林行止 |
| 202 | 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 | 郑培凯 |
| 203 | 心在高原 | 刘绍铭 |
| 204 | 读注 | 冯 象 |
| 210 | 疏离还是顺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 李公明 |
| 213 | 意第绪挽歌 | 乔纳森 |
| 215 | 云间鹤归来 | 虞云国 |
| 218 | “女儿春” | 沈宏非 |
| 220 | 你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关于余光中、流沙河、李敖 | 曹可凡 |

CONTENTS

- | | | |
|-----|--------------------|-----|
| 224 | 饥来驱我 | 刘绍铭 |
| 225 | 读阿伦特笔记 | 徐友渔 |
| 231 | 永远的……查令十字街 | 李公明 |
| 233 | 山寨岁月 | 毛尖 |
| 235 | 金陵生小言(续三) | 蒋寅 |
| 237 | “改写”之忧 | 李辉 |
| 239 | “妖精打群架” | 沈宏非 |
| 241 | 贰臣让一步 | 张大春 |
| 244 | 张爱玲的英文家书 | 刘绍铭 |
| 245 | 陈寅恪的“古为今用” | 罗志田 |
| 250 | “格张费司……嘎好” | 李公明 |
| 253 | 说吧,记忆 | 乔纳森 |
| 256 | 天上人间 | 梁文道 |
| 258 | 孝亦有三 | 沈宏非 |
| 260 | 吴玄:比先锋多一点,比现实主义少一点 | 谈瀛洲 |
| 262 | “老人精”小豆沢八三郎 | 人厨子 |
| 264 | 人生一片开阔 | 素素 |

访谈 & 口述

李学勤谈清华竹简

——石剑峰

两千一百枚战国竹简的突然出现，必将成为2008年中国文史界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最早接触到这批竹简并主持保护、研究项目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能透露下，此次清华大学获赠的两千一百枚竹简的来源吗？

李学勤：我们是在今年7月中旬收到这批竹简的，然后作了初步保护、研究后，在今年10月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竹简来自境外，具体是谁或哪个单位，我们也不清楚，但可以透露的是，捐赠人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友。但是，我们尊重校友的意愿，没有再去追问其个人身份，我们也不知道这批竹简是怎么流失到国外去的，重要的是这批竹简保存得非常好。

目前，我们都尚未知道这批竹简是从哪里、何时流出国内，那这批竹简的年代和出土地呢？

李学勤：两千一百枚竹简，最长四十六厘米，最短不到十厘米，有些竹简上还有编绳，竹简上文字大多非常清晰。这批竹简的年代大概产于公元前三至四世纪，也就是战国中

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另外,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推断,竹筒的出土地点在古时楚地核心区域,大概是湖北湖南一带,推断的依据是这些竹筒上古文字的书写结构和随竹筒捐赠书箱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两个证据都指向楚地。但要具体推断到楚地哪里或者哪座古墓,现在还不得而知,等以后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上世纪末,湖北曾出土了一批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在几年前也曾购得一千两百枚竹简,那此次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有何特别之处?

李学勤:这些年陆续发现的竹简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但它们的具体研究至今还没有定论,对竹简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上面文字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我们拿到竹简,就能马上宣布研究成果。目前最重要的是抢救、修复、保存,而具体的研究还很漫长。我们几位专家所能了解的也只是初步的认识,比如文字出自哪些典籍等等。

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具体研究成果至今还没有完整公布,而清华竹简的重要特色就是,这批竹简的文字主要属于经、史类典籍。这次清华竹简中,还包括了一篇编年史书。自西晋以来,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史书竹简。西晋时,在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汲冢竹书》,据传这部史书中许多上古历史事件与当时流传的历史文献不尽相同。不过,真实的《汲冢竹书》是什么样子,记录了哪些我们未知的中国历史,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这部竹简已经散佚,后来的《今本竹书纪年》也被公认为是伪书。这篇清华竹简史书,从时间跨度上,从西周初期至战国初,很多历史内容我们都闻所未闻,它们并没有被收入进《左传》、《春秋》、《史记》等古代史书中,等具体研究成果出来之后,肯定将极大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另外,这部史书的部分内容,也印证了《左传》、《春秋》、《国语》和《史记》等史书的内容,这也是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体现。它不仅向我们描绘了古代中国的另外一幅历史画卷,而且确证了两千多年来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一些历史认识,这些都是它的重要价值。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它首先是向我们展示了史学的原始性材料记载,扩大我们对历史的



李学勤(左二)和同事在研究清华简

眼界,同时它也可能对某些历史研究作出订正。当然,清华竹简到底能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产生多大影响,这还得依赖于我们后面的研究。

这批清华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尚书》的部分,现在真的确认部分竹简是目前流传《尚书》的篇目吗?

李学勤:这批竹简有关于《尚书》的内容,确实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也是最为惊喜之处。也有很多人疑问,怎么这么容易、这么巧就得到了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的《尚书》原始记载?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清华竹简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尚书》一部分。

那么这批竹简上的《尚书》内容是否就是《古文尚书》?

李学勤:可以。众所周知的原因,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进行了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典籍在经历此次焚书之后大都散佚殆尽,现在我们知道的《尚书》、《论语》版本都是汉初由博士默诵而成。而《尚书》也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区别,我们现在所读《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于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而成。

而据传,《尚书》原共百篇,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古文尚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西汉孔壁本,另外还有伪《古文尚书》。而此次清华竹简的《尚书》部分可以确认为《古文尚书》部分。

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成书于汉文帝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而这些竹简上的《尚书》内容早于伏生默写两百多年,在秦朝焚书之前,所以基本上能断定就是《古文尚书》。

你们这么肯定这些就是《尚书》内容的理由是什么?

李学勤:在清华竹简中我们发现了多篇现在流传《尚书》版本的部分篇章,其中包括《金縢》、《康诰》、《顾命》等。清华竹简上的《金縢》、《康诰》、《顾命》等篇章和《尚书》上内容多有吻合,稍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伏生默写的《今文尚书》的一定可靠性。这也是竹简的重要价值所在,为《今文尚书》真实性提供一定的佐证。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竹简中我们认为发现了部分《古文尚书》篇章,这些内容和历史上传下的伪《古文尚书》不同,在传世《今文尚书》中没有收入,它们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这可是两千年来首次出现真正的《古文尚书》。

既然我们谁都没有看过《古文尚书》,有什么理由判断这些就是《古文尚书》呢?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些竹简上的内容,在体例、内容上和《今文尚书》有许多接近之处,我们认为应该是出自同一部书,即《古文尚书》。此次清华竹简《尚书》的发现,将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尚书》提出新的问题、做相当大的修正。

清华竹简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流传两千多年的那部《尚书》的认识?

李学勤:现在就说它们的发现到底会对《尚书》的研究有哪些影响,那真的还为时尚早,对清华版《尚书》的研究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比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批竹简,十四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对新出土古文献研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历史上对现传《尚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此次发现的《古文尚书》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争论,比如《今文尚书》佚失的部分,但同时还将提出新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尽管《古文尚书》部分被发现了,而且它会部分地补充

《尚书》内容,但这不会影响流传两千多年《尚书》的经典性。我们许多经典典籍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停止过解释、研究,现在有了新的历史文献,可以丰富我们对《尚书》的认识和理解。另外,等到研究成熟之后,把清华竹简中《古文尚书》内容补充到《尚书》中去,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这批竹简除了引人注目的《尚书》和一部史书,竹简中还有类似《礼》、《乐》、《周易》相关的文章,这些内容在两千年间,也无人见过,它们的价值也不可估量,也将补充我们对中国人智慧的认识。

清华大学对两千一百枚竹简的保护、收藏目前有什么样的计划?

李学勤: 我们收到竹简之后,发现部分有污损、腐化,所以先进行了抢救性工作,经过几个月处理目前已经安全。我们计划申请国家重点课题项目,以得到研究经费的保证。另外,我们认为对竹简的研究将是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清华大学作为理工科大学有一定的优势,目前我们已经邀请化学系专家加入课题组中,并计划请生物系同事加盟。研究两千一百枚战国竹简肯定将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海内外各学科学者共同努力破译、研究。

在一定的時候,我們將首先把竹簡內容整理出版,讓更多學者有機會研究它們,目前我們已經對它們完成了照相處理。我們計劃能在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的時候,出版第一本研究報告。 ■

链接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尚书》有一百篇,其中《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二十九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

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賾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五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泰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五十八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鹜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2008年11月9日)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 安 迪

林行止，香港著名报人、政经评论家。本名林山木。潮州澄海人，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明报晚报》和《明报》任职。1973年在香港创办《信报财经新闻》，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长期主持两份报刊笔政，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著作近百册。

张五常教授说《信报》是中国盘古开初以来的第一份有学术性的报章。三十五年前您创办《信报》时，心中是否有一个模式，是想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

林行止：张教授说话素有语惊四座的本事，那意味当中难免会有夸张之词。

当年主理《信报》编务，我很注重经济学的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报道西方经济学界动态，推介他们研究的命题，那些只在学报出现的论文题材，我们都乐于涉猎，种下《信报》薄有学术性质的印象。

《信报》内容向以金融经济为主，读者对象除了投资者、生意人外，我们也设定了他们是珍惜时间的忙人（A newspaper for businessmen and busy people），所以一直紧守精简报道、扼要评论的路线。《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是我经常阅读的报刊，当中自有可供借鉴，给我以种种启发的特色，可却并非当初追求并加效法的

模式。两份报刊之成功,大家有目共睹,正是珠玉在前,《信报》若加仿效,再真切,也是抄袭赝品,没有本身的生命;加上文人办报要自知量力,从来不敢忘记小本经营的局限,哪来模仿英美两家百年老店的财力和物力?硬是有样学样,一是没本钱,二是无胜算,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办成《华》、《金》模式。

立足香港,《信报》虽然在内地也有一些读者,可是要到内地省市发行,恐怕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成事;说我们早便立定主意把它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或《金融时报》,那与实际岂不太有距离!到今天为止,《信报财经新闻》仍然只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里一份尊重知识、重视思想、内容专攻经济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报纸。

《信报》创刊的1973年,当时香港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信报》对三十五年来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林行止:当时香港仍是受制于英国人的殖民地、一个以轻工业出口为主导的商埠,政经势力主要集中在只占人口不足五个百分点的洋人手里;中英文报刊的格局路线,大异其趣。那时中文报刊的经济新闻,多数局限在船期货运和商品报价等等与贸易相关的讯息上,没有什么深入的财经信息和形势分析。

远东证券交易所(1969年)与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的相继成立,二者为香港华商提供了远较过去容易的集资渠道;华商势力崛兴的趋势,使向来垄断香港政经实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视若无睹。而华商的乘势而起也须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经验,广纳中外见识;《信报》从开始便以香港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立意突破华洋势力不相闻问的隔阂。

《信报》创刊时,宣传开销少之又少,当中很大一笔用在《南华早报》(香港最畅销的英文报章)的广告上,那广告的标语是:“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国人的想法? 阅读中文或聘请一名翻译——请订阅7月3日创刊的信报财经新闻!”当时《信报》除了侧重提供企业经营和个人投资的财务信息外,也有颇大篇幅报道传统华商势力范围以外的商情洋务,访问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机构和政府机关后来都有专人翻译《信报》及其他中文报刊的信息评论供员工知晓。《信报》